



曹文轩儿童文学艺术中心

曹文轩精品集

八月桂花

曹文轩

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曹文轩精品集

曹文轩
著

八月桂花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八月桂花/曹文轩著. —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5.8
(曹文轩精品集)
ISBN 978-7-5534-8392-4

I. ①八… II. ①曹…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1406号

BAYUE GUIHUA 八月桂花

曹文轩 著

出版策划: 孙 涠

封面绘图: 王 冉

选题策划: 孔庆梅

内文插画: 石 沛

责任编辑: 颜 明 王 妍 姜婷婷 刘 洋

卡片开发: 崔媛媛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政编码: 130021)

发 行: 吉林出版集团译文图书经营有限公司
(<http://shop34896900.taobao.com>)

电 话: 总编办 0431-85656961 营销部 0431-85671728

印 刷: 长春市恒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插 页: 3

印 张: 7.625

字 数: 120千字

印 数: 1—10 000册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5534-8392-4

定 价: 25.00元

水边的文字屋



曹文轩

小时候在田野上或在河边玩耍，常常会在一棵大树下，用泥巴、树枝和野草盖一座小屋。有时，几个孩子一起盖，忙忙碌碌的，很像一个人家真的盖房子，有泥瓦工、木工，还有听使唤的小工。一边盖，一边想象着这个屋子的用场。不是一座空屋，里面还会放上床、桌子等家什。谁谁谁睡在哪张床上，谁谁谁坐在桌子的哪一边，不停地说着。有时好商量，有时还会发生争执，最严重的是，可能有一个霸道的孩子因为自己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恼了，突然一脚踩烂了马上就要竣工的屋子。每逢这样的情况，其他孩子也许不理那个孩子了，还骂他几句很难听的，也许还会有一场激烈的打斗，直打得鼻青脸肿哇哇地哭。无论哪一方，都觉得事情很重大，仿佛那真是一座实实在在的屋子。

无论是希望屋子好好地保留在树下的，还是肆意要摧毁屋子的，完全把这件事看成了大事。当然，很多时候是非常美好的情景。屋子盖起来了，大家在嘴里发出噼里啪啦一阵响，表示这是在放爆竹，然后，就坐在或跪在小屋前，静静地看着它。终于要离去了，孩子们会走几步就回头看一眼，很依依不舍的样子，回到家，还会不时地惦记着它。有时就有一个孩子在过了一阵子后，又跑回来看看，仿佛一个人离开了他的家，到外面的世界去流浪了一些时候，现在又回来了，回到了他的屋子、他的家的面前。

我更喜欢独自一人盖屋子。

那时，我既是设计师，又是泥瓦工、木匠和听使唤的小工。我对自己发布命令：“搬砖去！”于是，我答应了一声：“唉！”就搬砖去——哪里有什么砖，只是虚拟的一个空空的动作。很逼真，还咧着嘴，仿佛是一大摞砖头，死沉死沉的。很忙碌。一边忙碌一边不住地在嘴里说着：“这里是门！”“窗子要开得大大的！”“这个房间是爸爸妈妈的，这个呢——小的，不，大的，是我的！我要睡一个大大的房间！窗子外面是一条大河！”……那时的田野上，



也许就我一个人。那时，也许四周是滚滚的金色的麦浪，也许四周是正在扬花的一望无际的稻子。我很投入，很专注，除了这屋子，就什么也感觉不到了。那时，也许太阳正高高地悬挂在我的头上，也许都快落进西方大水尽头的芦苇丛中了——它很大很大，比挂在天空中央的太阳大好几倍。终于，那屋子落成了。那时，也许有一支野鸭的队伍从天空飞过，也许，天空光溜溜的，什么也没有，就是一派纯粹的蓝。我盘腿坐在我的屋子跟前，静静地看着它。那是我的作品，没有任何人参与的作品。我欣赏着它，这种欣赏与米开朗基罗完成教堂顶上的一幅流芳百世的作品之后的欣赏，其实并无两样。可惜的是，那时我还根本不知道这个意大利人——这个受雇于别人而作画的人，每完成一件作品，总会悄悄地在他的作品的一个不太会引起别人注意的地方，留下自己的名字。早知道这一点，我也会在我的屋子的墙上写上我的名字的。屋子，作品，伟大的作品，我完成的。此后，一连许多天，我都会不住地惦记着我的屋子，我的作品。我会常常去看它。说来也奇怪，那屋子是建在一条田埂上的，那田埂上会有去田间劳作的人不时

地走过，但那屋子，却总是好好的还在那里，看来，所有见到的人，都在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它。直到一天夜里或是下一个下午，一场倾盆大雨将它冲刷得了无痕迹。

再后来就有了一种玩具——积木。

那时，除了积木，好像也就没有什么其他的玩具了。一段时期，我对积木非常着迷——更准确地说，依然时对建屋子着迷。我用这些大大小小、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积木，建了一座又一座屋子。与在田野上用泥巴、树枝和野草盖屋子不同的是，我可以不停地盖，不停地推倒再盖——盖一座不一样的屋子。我很惊讶，就是那么多的木块，却居然能盖出那么多不一样的屋子来。除了按图纸上的样式盖，我还会别出心裁地利用这些木块的灵活性，盖出一座又一座图纸上并没有的屋子来。总有罢手的时候，那时，必定有一座我心中理想的屋子矗立在床边的桌子上。那座屋子，是谁也不能动的，只可以欣赏。它会一连好几天矗立在那里，就像现在看到的一座经典性的建筑。直到一只母鸡或是一只猫跳上桌子毁掉了它。

屋子，是一个小小的孩子就会有的意象，因为那是人



类祖先遗存下的意象。这就是第一堂美术课往往总是老师先在黑板上画上一个平行四边形，然后再用几条长长短短的、横着的竖着的直线画一座房子的原因。

屋子就是家。

屋子是人类最古老的记忆。

屋子的出现，是跟人类对家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家就是庇护，就是温暖，就是灵魂的安置之地，就是生命延续的根本理由。其实，世界上发生的许许多多事情，都是和家有关的。幸福、苦难、拒绝、祈求、拼搏、隐退、牺牲、逃逸、战争与和平，所有这一切，都与家有关。成千上万的人呼啸而过，杀声震天，血沃沙场，只是为了保卫家园。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就像高高的槐树顶上的一个鸟窝不可侵犯一样。我至今还记得小时候看到的一个情景：一只喜鹊窝被人捅掉在了地上，无数的喜鹊飞来，不住地俯冲，不住地叫唤，一只只都显出不顾一切的样子，对靠近鸟窝的人居然敢突然劈杀下来，让在场的人不能不感到震惊。

家的意义是不可穷尽的。

当我长大之后，儿时的建屋欲望却并没有消退——不

仅没有消退，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人生感悟的不断加深，而变本加厉。只不过材料变了，不再是泥巴、树枝和野草，也不再是积木，而是文字。

文字构建的屋子，是我的庇护所——精神上的庇护所。

无论是幸福还是痛苦，我都需要文字。无论是抒发，还是安抚，文字永远是我无法离开的。特别是当我在这个世界里碰得头破血流时，我就更需要它——由它建成的屋，我的家。虽然有时简直就是铩羽而归，但毕竟我有可归的地方——文字屋。而此时，我会发现，那个由钢筋水泥筑成的家，其实只能解决我的一部分问题而不能解决我全部的问题。

多少年过去了，写了不少文字，出了不少书，其实都是在建屋。这屋既是给我自己建的，也是——如果你不介意、不嫌弃的话，也尽可以当成你自己的屋子。

我想，其他作家之所以亲近文字，和我对文字的理解大概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我是一个在水边长大的人，我的屋子是建在水边上的。

目录



小尾巴 1

黑森林 35

金茅草 47

水下有座城 68

一只叫凤的鸽子 92

六十六道弯 142

八月桂花 182

《八月桂花》阅读卡 233



小尾巴



1

珍珍是个奇怪的女孩。

珍珍早在妈妈肚子里蜷成一团的时候，就已是一个奇怪的女孩了：出生的日子都过去一个多月了，她还赖在妈妈的肚子里，说什么都不肯出来。又等了一个半月，直等到全家人的心揪得发紧，她才“哇”的一声，滑到了这个世界。

奶奶对妈妈说：“你等着吧，这个丫头，十有八九是个黏人的丫头。”

被奶奶言中了，珍珍从出生的那一天开始，就像一张膏药黏上了妈妈，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一分钟都不能离

开妈妈的怀抱，一旦离开，就哭得翻江倒海、天昏地暗。那哭声，世上罕见，着实让人受不了、挺不住——是往死里哭呀！就见她两眼紧闭，双腿乱蹬，哇哇大哭，有时哭声被噎住，那一口气好似一块石头从高山顶上滚向深不见底的深渊，直沉下去，直沉下去……最后声音竟归于一片死寂，让人觉得从此不能回转了，可就在人几乎要陷入绝望时，那哭声终于又回来了，先是小声，好似在遥远的地方，然后一路向高，最后大悲大哀、波澜壮阔。

在高潮处这样哭了一阵，那哭声再度被噎住，直吓得奶奶一个劲儿地颤动她，不住地拍她的后背，嘴中连连呼唤：“宝宝！宝宝……”

最后，大人几乎要累垮了，她也没有力气再哭了，或是在奶奶怀里，或是在摇晃着的摇篮里，抽抽噎噎地睡着了。以为她是睡着了，但过不一会儿又再度哭泣起来，仿佛哭泣是她一辈子要做的事情，她必须得去完成。

妈妈不在时，珍珍的哭泣总是将全家人搞得提心吊胆、心烦意乱。奶奶急了，会在她的小屁股上轻轻地拍打几下：“哭！哭！哭不死呢！”



等妈妈终于回来了，还要有一次小小的高潮：她一个劲儿地往妈妈的怀里钻，不是抽泣，就是大哭，想想哭哭。妈妈紧紧抱住她，轻轻地抖动着，用手拍打着她的后背：“妈妈不是回来了吗？妈妈不是回来了吗？妈妈回来了呀！”妈妈把乳头塞到她嘴里，她一边抽泣着，一边吮吸着，可是刚吮吸了几口，就把奶头吐了出来，又很委屈地哭起来，好像在向妈妈诉说：“你怎么能丢下我呢？”

珍珍会走路了。

但珍珍不像其他会走路的孩子，一旦会走路了，就觉得了不起，就兴奋得到处跑，让大人在后面不住地追撵，而她总是抱着妈妈的腿，要么就牵着妈妈的衣角。即使被什么情景吸引住了，也是走几步就回头看一眼妈妈，生怕自己走远了就看不见妈妈，生怕妈妈在她走开时趁机走掉。

再大一些时，珍珍虽然不再总抱住妈妈的腿、牵着妈妈的衣角，却总是跟在妈妈的身后，形影不离。妈妈去茅房，她跟着去茅房；妈妈去河边洗菜，她跟着去河边；妈妈下地干活儿，她跟着到地里……妈妈一走动，她就跟着走动。无论妈妈怎么哄她，吓唬她，甚至要揍她的屁股，都无法

阻止珍珍的脚步。

珍珍是妈妈的小尾巴——甩也甩不掉的小尾巴。

2

田家湾是个穷地方。

当年，妈妈要嫁到田家湾时，外公外婆很不乐意，但妈妈坚持要嫁到田家湾。外公外婆拗不过妈妈，只好随妈妈，但外婆把丑话说在了前头：“吃苦、受罪，日后可怪不得别人。”

田家湾虽然穷，但是个漂亮的地方，到处是水，到处是树木，有船，有桥，有鱼鹰，天空的鸟都比别的地方多，比别的地方美丽，叫得也好听。

妈妈在田家湾过得很开心。

回外公外婆家时，外公外婆总会在与妈妈说到田家湾的



情景时，禁不住叹一口气。外婆还会说到妈妈出嫁前同村的那些“如今日子都过得很好”的姐妹：“前些天，玲子从苏州回来了，是和她男人开车回来的。玲子有福气，嫁到一个好地方，嫁了一个好男人。”“秀秀去南方了，听说是在一个鞋厂里做工，她男人做茶叶生意，很有本事，在那边买了大房子，说要接她娘老子过去住呢。”“还有芳芹……”

每逢这时，妈妈总是笑笑，起身道：“天不早了，我该回田家湾了。”

路上，妈妈总是想着这些姐妹们的昨天与今天，想着想着，妈妈感到有片浓厚的云，从心里沉沉地飘过。当她终于走回田家湾，看到田家湾的河流、树木时，心头才是清爽爽的淡蓝天空。

爸爸去遥远的南方打工去了。

妈妈在家种庄稼。妈妈对爸爸说，她要种出这世界上最好的庄稼。

可是，妈妈现在被珍珍死死地缠住了。珍珍是缠在妈妈身上的藤蔓。妈妈走到哪儿，珍珍就跟到哪儿，轰不走，撵不走，哄不走，打不走。妈妈总不能很快地下地干活儿——

珍珍在她身后跟着呢！妈妈快走，她就快走；妈妈慢走，她就慢走；妈妈停住脚步，她也停住脚步；妈妈回过头来撵她回家，她就赶紧掉头往回跑，可等到妈妈再往前走时，她又掉转头跟上了。

妈妈当然可以猛跑，那样，她是可以把小尾巴甩掉的，可是她又担心珍珍被甩掉后掉到河里。这地方到处是河，横七竖八的河，大大小小的河。还有，珍珍见不到她了，就会哭，哭得背过气去。

妈妈伤透了脑筋。

奶奶，还有姑姑们，本来都可以帮助妈妈带珍珍，可珍珍只愿意跟着妈妈一个人，妈妈才是她要缠的树。妈妈若是在家中，珍珍能看到妈妈的身影，倒还可以跟着奶奶和姑姑们，可是妈妈只要一出门，就谁也留不住她了，仿佛妈妈这一出门就永远也回不来了似的。

那就带上吧，带上就是麻烦，她一会儿说饿了，一会儿说渴了，一会儿说身上痒痒，一会儿说要屙屁屁，一会儿又耷拉下脑袋要睡觉了，弄得妈妈总不能聚精会神地干活儿，动不动就要停下手中的活儿来对付她。

有只蜻蜓飞来，落在了草叶上。

“妈妈，”珍珍跑到妈妈身边，“那边，有只蜻蜓。”

“知道了。”妈妈正在埋头锄草。

“我要。”珍珍指了指那边。

“自己捉。”

“我捉不住。”

“那就拉倒。”

珍珍掉头向那边看了看，又看了看妈妈，见妈妈只顾埋头干活儿，根本不理她，只好自己走向那边。

一只很漂亮的蜻蜓，深红色的，像玻璃做的，正安静地停在草叶上。

珍珍蹑手蹑脚地走上前去，同时伸出手，大拇指和食指捏成像要一口啄下去的鸡嘴巴。

距离蜻蜓只有一根筷子长的距离了，珍珍的心扑通扑通地跳，跳得能让她听得清清楚楚。她慢慢地转头看了一眼妈妈：妈妈头也不抬地在干活儿。她又把头慢慢转回来，面对着蜻蜓。

“鸡嘴巴”一寸一寸地伸向蜻蜓。